

# 人不風流枉少年

## 羅素到處留情

(上)

● 徐天淦

### 一生著書七十一種

伯特蘭·羅素是二十世紀西方聲譽最著，影響最大的哲學家之一。他是一九五〇年諾貝爾文學獎金獲得者，這是為了表彰他寫了「捍衛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的多種多樣，意義重大的作品」。

確實如此，羅素一生著書七十一種。他的治學範圍不限于哲學，廣泛地涉及數學、倫理學、社會學、教育、歷史、宗教及政治等各個方面，其中以哲學、數學最有成就，獨領風騷。

一八七二年五月十八日，羅素出生在英國曼摩茲郡特雷萊克的一個貴族世家。祖父約翰·羅素曾兩度擔任過英國首相。羅素兩歲喪母，四歲喪父，自小就由祖父祖母撫養照料。

羅素的祖母篤信宗教，恪守教規。這種新教家庭的嚴肅氣氛使他感到很壓抑。祖母教導他要經常默想自己的過失與愚蠢之處。由于羅素是生活在與其他兒童隔離的環境裡（每天只由保姆和家庭教師陪度終日），所以性格內向，喜歡獨自一人在花園裡默思，從而養成了勤于思考的習慣

。從五歲起他已感到生活的無聊，稍大之後即有因厭倦而生的自殺念頭。羅素後來曾說，那時支持他繼續生存下去的唯一精神寄托就是數學。

十一歲時，羅素開始從哥哥那裡學習歐幾里得幾何學。當時，他只能接受定義，卻懷疑公理的可靠性。祖父收藏著大量圖書，這為他博覽群書提供了方便，而外籍保姆和家庭教師教會了他各種外國語言。少年的羅素以固執的懷疑看待人類的一切知識。到底什麼是知識的基礎？哪些是客觀的存在？他立志要弄個清楚。「我們到底了解多少？我們了解的東西中有多大程度的確切性和可靠性？」他常常這樣提出問題。

### 立志獻身哲學事業

一八九〇年十月，羅素考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專修數學。從此他便從清教徒式的家庭束縛中解脫出來，進入一個思想活躍的廣闊天地，心裡感到極大的舒暢。在學院裡，老師對他的影響並不大，而和同學們的自由交往，卻使他受益非淺。這個學院從一八二〇年起就有一個不公開的小團體，專門吸收才華出眾的學生。由于羅素

學習成績優異，入學的第二年就被吸收到去。在這裡，他結識了不少後來聞名於世的同學，如數學家兼哲學家懷特赫德、哲學家莫爾和麥格特、經濟學家凱恩斯等。

這個小團體的成員每到星期六晚上總要聚會，常常討論到午夜，次日早晨又去鄉間漫遊，繼續進行交談。不久羅素就成了他們中間頗受歡迎的一員。他不滿意老師的講課，因為當時的數學只重視技巧，並不重視基礎理論的證明。在第三學年時，羅素以優秀成績通過了學位考試，但發誓再也不唸這種數學了，他賣掉所有的數學書籍，改學哲學。

羅素對哲學素有興趣，但在最早時日，他只讀過英國哲學家的書。當時正值英國掀起新黑格爾主義浪潮，特別是布拉雷德發表了轟動一時的著作「表象與實在」，他在同學麥克塔格特的幫助下，成了一名黑格爾與布拉雷德派的忠實信徒，他立志要像黑格爾那樣，成立一套哲學體系，獻身于哲學事業。

### 完成數學原理巨著

羅素在哲學上的偉大貢獻，是建立了數理邏輯。它既不是普通邏輯，也不是傳統邏輯，而是一種新的邏輯。羅素一生最喜歡說也最鄭重說的話之一就是，他堅信不用數理邏輯解決不了問題（指哲學問題）。

數理邏輯這門學問開始於十九世紀中葉，羅素則是它的集大成者。一九〇〇年七月，在巴黎舉行的國際哲學家大會上，羅素見到了意大利數學家皮亞諾。他發現在辯論中，皮亞諾總是佔上風，便斷定這是由於皮亞諾發明的符號邏輯所致。於是，他潛心學習，很快掌握了這套方法，並決定將其推廣到關係邏輯上去。同年九月，他與懷特赫德開始討論數學的邏輯基礎，好像多年的問題一下子都解決了。關於這一點，他在「自傳」中曾這樣寫道：「大會是我精神生活中的一個轉折點，因為我在那裡遇到了皮亞諾……他的思想提供了一個好像是我多年來都在尋求的那種邏輯分析工具……到了八月底我已經完全熟悉了他這一派的著作，九月間我就把他的方法擴充到關係邏輯中去了。」此後十餘年，羅素與懷特赫德相互合作，克服各種困難終於完成了三卷本（數學原理）的巨著，分別於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出版。

對於這部巨著，他們自己承認，並沒有徹底完成從邏輯中推导出數學系統這一目的，但該書影響很大，主要是在數學證明論和數理邏輯方面，其中的類演算，層次演算和羅素型論等都已成為數理邏輯學科的基本內容。毫無疑問，三天卷「數學原理」的出版，樹立了羅素在學術界的聲

譽和地位。

### 訪問蘇俄態度大變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成功。羅素熱烈歡迎這一勝利。一九二〇年春，他以非正式觀察員的身分參加了英國工黨代表團，考察俄國革命情況。在俄期間，羅素見到了高爾基、托洛茨基，並與列寧進行了會談。在他看來，托洛茨基有點像拿破崙的形象，列寧待人很友善，絲毫沒有傲慢的痕跡。這一點，托洛茨基正好是相反的。

訪蘇回來後，羅素對蘇聯的態度突然發生變化，由擁護轉向反對。他曾這樣說，他對蘇聯人民的貧困生活感到震驚。當時蘇聯經濟正面臨嚴重危機，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封鎖，老百姓不得不為一片麵包而排隊。由此他對誕生在飢餓和痛苦中的革命能否對人類智慧作出貢獻產生懷疑。

實際上，羅素一開始是把俄國革命完全理想化了，而蘇俄之行，也沒有真正深入細緻地進行考察，只是走馬觀花而已。他把戰後蘇聯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完全歸咎於俄國共產黨，他認為布爾什維克實行專制獨裁，把俄共的宣傳看成了宗教的鼓吹，因而站出來反對布爾什維克，進而對共產主義產生厭惡感。

同年，羅素把他的蘇俄之行寫成了一本，名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與理論」。此書的許多觀點都是錯誤的，因而使他在進步人士之中信譽跌落而陷入孤立。正如他在《自傳》中所說：「過去同情我的和平主義的人們，現在開始疏遠我了，原因是在我訪俄歸來之後，寫了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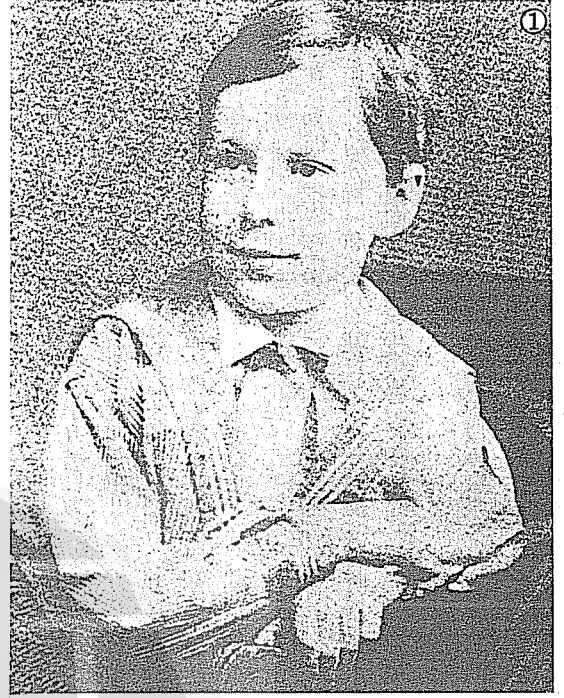
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實踐與理論》。在這本書中，我不但不贊美他們所同情的蘇俄的新的革命政府，反而對共產主義與蘇俄國家大加抨擊。」這就是說，他的私人的感情和主觀的立場、觀點使他根本無法實事求是地看待當時的歷史現實。

### 受邀到中國來講學

羅素在一九二〇年曾對中國進行訪問。他這次訪華，是應梁啟超主辦的「學術講演會」與北京大學聯合邀請前來講學的。講演會由北京大學、吳淞中國公學、共學社和新學社四方面組成，每年邀請一個外國學者來中國講演各種新學。

羅素偕同好友勃拉克女士於十月八日抵達上海。第二天，有關單位在大東旅社舉行了熱烈的歡迎晚會，宴請羅素及勃拉克女士。這次歡宴是由江蘇教育總會、中華職業教育社、新教育共進社、中國公學、時事新報、申報等六個團體發起組織的，臨時又增加了基督教救國會，約有一百人出席。席間，羅素作了熱情洋溢的演說。他主要講了來華的觀感和印象。他希望中國能夠開闢出一條新路，不要不分好壞地抄襲別國，並要警惕西方近代商賈主義。在談到中國的改造問題時，他認為各種改造之中最應注意的教育為第一。這是羅素來華後的第一次演說，是由趙元任博士擔任翻譯。

此後羅素又在上海的中國公學等地分別作了《教育之效用》、《改造社會的基本原理》等內容的講演。對他的演說，一位聽過的人士認為：「平易暢達，語皆中的。既富有充實的邏輯性，



- ①童年時期的羅素。
- ②在劍橋大學求學時的羅素。
- ③一九五〇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時的羅素（坐者）。

又幽默詼諧，饒有風趣。在分析問題時，羅素先生深入淺出說理透徹，有時也未嘗無刺，但卻不酸不刻，聽來聽去，使人發生快感。」

結束了在上海的講演，羅素由北京大學教授傅銅、趙元任等人陪同轉往長沙訪問，並於十月三十一日到達北京。開始住在大陸飯店，後搬到東單北路東的一條胡同里的一個四合院裡。趙元任也陪同住在那裡。

我國著名哲學家，羅素的數理邏輯的最早介紹者張申府（一八九三—一九八六年），當時曾多次前往羅素住處去看望，並向他介紹北京大學和校長蔡元培先生。五四運動以後，民主與科學的口號深入人心，特別是蔡元培先生實行的兼容並蓄的辦學方針，使北京大學氣象一新，聲名赫赫。對此，羅素很感興趣。他認為：今日遺傳之舊教育，日見衰敗，新教育自必起而代之。無論前人已發明多少事物，我人仍宜用科學方法自力研究，以求最良之新教育。他說世界進步是無止境的，人類希望也是無窮的，新教育不但應用便利，而且其人生觀也可較為高尚。羅素對中國文化上的自由活動表示贊賞，他希望中國能創造一種極好的新文化，以補西洋文化之不足。

在京期間，羅素作了多次講演，介紹他的哲學著作《心的分析》和《物的分析》以及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他還向共產主義小組成員及梁啟超等介紹了蘇俄的社會主義。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七日北京農報曾以《羅素在京今日開始講演》為題作了報導：「哲學大家羅素于前月三十一日到京，住大陸飯店。自奉異

常儉樸。近數日來，每日上午編纂講演稿，下什往名勝地遊覽，及觀察中國社會狀況。今日在京開始講演。決定在中國各地共講演一年，明年七月赴日本講演十日。聞羅氏現年四十八歲。其原配斯密氏 Mrs. S. Smith 係大學畢業生，美國人。然二人之夫妻關係，事實上早已脫離。不過格于英國離婚法律之苛，尚未變為法律上之離婚耳。現與羅氏同來之勃拉克女士 Mrs. Black，雖與羅氏法律上未成為夫婦，然二人之感情及其行事，殆與夫婦無異。勃女士現年二十八歲，前為劍橋大學學生，研究德法文學及現代社會主義史，後為該大教授，來京後愛穿中國衣服。此次為羅素擔任翻譯之人為趙元任，前在美國哈佛等校研究物理數學哲學三科。曾任下諾爾大學教授，且精于音樂。」

### 一生風流女友甚多

不管他同任何一人相愛，都是溫柔體貼，但到分手的時候總帶給對方不少的痛苦。羅素對待女人，屬於浪漫傳統，所謂人不風流枉少年，寫起情書來，纏綿緋側，熱情洋溢，很容易打動對方的心，因此處處留情。如一旦發覺在太太和女友身上得不到愛情的真趣時，就去另找新歡，同時他也有本領同好幾位女友保持親密關係。

受他傷害最深的是他第一任太太阿麗絲·斯密士 (Alys Smith)。他們是一八九四年結婚的，婚後一向平安無事。一九〇一年有一天，羅素在鄉間小路上騎著自行車，忽然意識到他不愛阿麗絲了，回家後即馬上告訴她，當夜就同她分

床睡。明知阿麗絲是個賢妻良母，羅素對她竟如此薄情，而且一點也不給她委曲求全、重拾舊歡的希望。原因何在？因為當時他已愛上了懷特海的夫人伊芙林 (Evelyn)，才這樣狠下心腸，真是棄妻如糞土。

阿麗絲一九二二年才同羅素離婚，但自一九一一年兩人正式分居之後，大哲學家則恢復其自由身，無處不風流。其中同他關係維持最久而且到老還稱得上是他摯友和情婦的是烏托蘭·摩萊爾夫人 (Clotilde Morrell)。此人乃英國皇家的親戚，夫婿菲利浦·摩萊爾係國會議員，非常有錢。烏托蘭婚後即廣交文友，不久就成了倫敦文藝沙龍女王。她家住在百花區，同百花園文藝團員過往甚密。羅素是烏托蘭的老相好（一九一一年開始相愛），因此每有宴會必到，同百花園這些人搞得很熟。與此同時，羅素還有其他女友要接觸，真夠他忙碌的了。

他的另一位女友是海倫·杜德莉 (Helen Dudgeon)。一九一四年春季，羅素在哈佛大學講學結束，隨後去美國其他城市訪問遊覽。海倫是他在牛津認識的一位美國女郎，在芝加哥逗留期間，他就住在海倫父母的家裡，並用甜言蜜語把海倫迷住了。羅素返英不久，海倫也乘船追到倫敦，有意同他結婚。此時，羅素對其老相好烏托蘭的熱情稍為冷卻，海倫送上門來，他當然高興，憑他「渴望愛情」的宗旨，就同他相愛了。但到了一九一五年秋天，羅素喜新厭舊的老毛病又犯了，認為海倫已不夠刺激，雖然照常敷衍，事實上他已在另尋對象了。（未完待續）